

楊紀著

滬戰秘話

黎明書局發行

滬戰秘話

揚紀著

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出版

黎明書局出版

滬戰秘話



實價每冊一角五分

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初版

著者 楊紀

出版者兼 黎明書局

漢口發行所：江漢路聯保里

廣州發行所：惠福東路惠新西街

重慶發行所：柴家巷廿九號

經售處

新民圖書雜誌社
上海雜誌公司
生活書局
華中圖書公司
北新書局
香港世界書局
全國各大書局

小序

中國能戰嗎？這一課題在上海抗戰以前，是被一般恐日病者和「準備不足論」者否定了的。可是上海抗戰以後，國人即在我軍的光榮戰績上生出了新觀念。不但確認中國能戰，而且還具有最後勝利的把握。可證上海抗戰影響國民的心理真是不小！我們致力文化工作的人，本來應該多多介紹滬戰成功的史蹟，檢討失敗的癥結，開闢出最後勝利的道路。

筆者由於職務關係，對於滬戰的發展，始終都加以嚴密的注意。惜乎當時所得資料和意見，常常與上海新聞檢查所抱着相反的旨趣，往往已經寫成的新聞和特稿，不是全部被檢，即或免不了開天窗。雖說新聞檢查當局的認真服務不能不加以諒解，可是筆者也決不是個沒有辨別力的人，倘若有害於我軍的消息和意見，決不致於隨便拿來發表。無如新聞檢查當局對於致力文化工作的人是不大能夠

互信的。也許在他們的期待裏，所有的新聞記者最好都像一部木板印刷的書。這一層，自始至終不能令筆者折服。

幸而那時星洲日報特約筆者寫稿，前後寄過十一篇通信到星加坡，所得的資料和意見，總算沒有完全被埋葬。然而在國內現在還很少有人看得見。近來坊間許多小冊轉載筆者發表在上海和漢口的大公報的特稿，而這十一篇却始終不曾被國內的出版界發掘。因之忍不住把牠整理出來，這或許對於專修戰史的人多少有點用處吧？

二十七年之春花在香港寫成

小序

一	滬戰的爆發·····	(一)
二	三個戰綫·····	(七)
三	空軍處女戰·····	(一六)
四	「寒熱病」·····	(二一)
五	滬戰影響談·····	(二六)
六	張將軍去思錄·····	(三六)
七	滬戰新形勢·····	(四一)
八	日本實力的檢討·····	(四四)
九	蘊藻濱、閘北激戰記·····	(四八)
一〇	退守第二道防綫·····	(五一)

一 滬戰的昨、今、明……………(五六)

一、滬戰的爆發

日本自九·一八垂手而得東北四省以後，他們遂以爲同樣可以用很少的兵力，再配合着欺騙式的外交，不費力量便又蠶食全中國。誰知出乎意外的一·二八之役，長城之役，綏遠抗戰，接二連三的子打擊者以打擊，六年來使得他的東方侵略計劃，並沒有如意的實現。可是日本的野心也並不因此稍減，加以眼看着中國已告統一，侵略的前途無疑的就要碰着硬壁，於是急不暇待的發動華北戰爭，以爲這是先發制人的妙策。在華北戰爭中，日本使盡了平生氣力，不惜增加四萬萬的軍費，用了陸空大軍的立體戰術，向着內部矛盾的二十九軍威脅，七月七日盧溝橋的烽火既被點燃，宋哲元在和戰的歧途上稍一徘徊，平津的命運便遭遇到意外的失敗！中央既已認定抗戰爲自存之道，蔣委員長又堅決的聲明了四點國策，於是中央軍便動員北上，展開了津浦，平漢，平綏三綫的抗戰。日本爲要向北

上大軍的後方搗亂，以爲牽制，於是便引起了上海的抗戰。自從八·一三戰幕揭開以後，中國的陸軍以矯捷的姿勢，把握着戰鬥的優點，敵人始終沒有衝出租界地帶。中國的空軍在這次戰役上，更表現着壯烈的氣概，戰畧戰術，均較敵人優秀，引起了旅滬外僑的驚異。上海抗戰的前途，充滿了樂觀的現象。爲了系統的剖述上海抗戰的內容不能不把縱橫的概念加以說明：

八月九日，上海西方中國軍用虹橋飛行場突然來了兩個日本現役軍人，不受衛兵的阻止，硬要闖進機場，遭遇拒絕之後，便忿而開鎗示威，結果殺死衛兵時景哲一名，於是引起反動，這兩個日本軍人也就當場格斃。這就是「虹橋事件」的眞象。虹橋地方既不是租界，軍用飛行場連中國的國民都禁止入內的，日本現役軍人不知根據甚麼權利可以窺探別國的軍事秘密？要照法律的觀點來說：這本應該以間諜罪裁制的，何況日人又射殺我方衛兵一人，機場衛兵不但爲着執行他們的任務，同時也本着自衛的權利，格斃日人，這是無可非議的事。假定這件事發

生在日本的領土內，而這兩個軍人又是中國人的話，正不知道日本政府要怎樣振振有詞的向世界喊着「法律」和「正義」了。不幸這件事發生在中國，「弱國無外交」，不但沒有力量喊，而且還低着頭來和日本辦交涉，十日上午邀請日本的軍官和外交官去勘察現場，十一日上午又邀請日本的軍官和警官到法醫研究所去檢剖時景哲的屍體，證明是被日人所殺。這樣和平的措置，無非是想真正能夠得到日本駐滬總領事岡本所允許的「外交解決」。誰知道我們正在迷信「外交解決」，日本已經調兵遣將，就在解剖時景哲的下午，日本軍艦到上海的已有二十幾艘，陸戰隊登陸的共約一萬名，同時岡本就向上海市長俞鴻鈞提出兩個條件：（一）撤退駐防上海的保安隊。（二）撤除中國街的防禦工事。這種侵害主權的無理要求，當然被俞市長拒絕，於是「虹橋事件」便被完全揭穿，所謂「虹橋事件」：證明不過是日本軍人製造出的一幕悲劇，用爲侵略上海的藉口而已。

日本既已派艦增兵，又提無理要求，「外交解決」的煙幕已被看穿，和平前途

簡直全然無望。於是我軍出其不意的在十一日的晚間，利用鐵道和公路輸送，十二日日侵晨，已在公共租界北區沿邊一綫，展開了自衛的陣勢，筆者得訊較早，立到閘北一帶觀察，此時街口巷尾，防禦工事已完全就緒，英勇的鬪士，業已擎槍向敵人描準了。再到租界北區內觀察，沿華界一綫，一點準備也沒有，北四川路上，日軍的機器腳踏車都不斷往來，顯見得笨拙的日軍，佈置配備，一點都沒有頭緒。直到十三日，這個歐洲人忌諱的不祥的數字，日軍便衣隊數十人纔向我虬江路一帶進犯，上海抗戰，至此始告揭幕。從軍事行動上說：九日的「虹橋事件」發生後，日本已決定在上海用兵，原來上海的海軍陸戰隊不足三千人，加上合併長江上游退來的陸戰隊，也不足六千人，兵力祇與上海的保安隊相當。日本也知道一旦戰事爆發，中國可以就地增援，他們則沒有這種便利，所以決定由國內調動大批艦艇和兵員，以便威脅上海。從佐世保派艦，吳港派兵，至少要兩天纔能開到中國，於是便來一個「外交解決」的緩兵計。中國雖然誠實，強盜已經

進門，總不致於不知道抵抗。仗着五年來的準備，居然「後發先制」，一下子就勒住敵人的咽喉。

參加抗戰的隊伍，在戰鬪序列上有着兩個單位：一個是空軍，牠在上海抗戰中貢獻最大！前綫殺敵和保衛後防，牠都盡了很大的責任。這些空軍，不少是人民的貢獻，最近幾年間，如火如荼的「航空救國」，「獻機祝壽」等運動，現在總算親眼看見牠有了效果了。這些運動，各地僑胞的力量最大，僑胞們自己下的種，已經開花結果，一定是非常歡喜的！可是筆者得順便提醒一句：中日兩國空軍的實力，差不多是一與三之比，中國的數量既少，重轟炸機尤其缺乏！這在將來的決定戰時代，實在是個重大的缺憾！如果僑胞們能夠就近向國外購買補充，對於祖國的民族戰爭的貢獻，是有莫大的功勞！另外一個單位是陸軍，爲着說明的便利，把陸軍分爲攻擊部隊和防禦部隊，攻擊部隊數量最多！牠是陸軍中的正規軍，名義叫「京滬警備司令部」，司令官是一·二八抗日名將張治中，下轄四師

：師長是三十六師宋希濂，八十七師王敬久，八十八師孫元良，五十七師阮肇昌，另外有兩團炮兵，他們都是最精銳的軍隊，連日作戰的結果，獲得最大的勝利！防禦部隊的名義叫「上海戒嚴司令部」，司令官是原來的「淞滬警備司令」楊虎，他直轄着地方軍隊和民衆武力，保衛着上海市和滬西一帶的安全。這些軍事長官，筆者大都已經會見，親聆他們作戰的決心，對於抗戰的前途，加強了筆者的信念。如果有機會，很願意寫點將領印象的文稿，介紹他們的意見。（八月

二十二日寫）

二、三個戰綫

在上信裏，原已決意把上海抗戰的內容，儘量報道。可是筆者當時還有一部份戰場沒有實踏，爲了忠於本職的原故，又不願將耳代目，淆亂讀者的聽聞，所以連日都到前綫去觀察實情，並會見各部隊指揮作戰的將領，把戰略戰術上種種疑點，請求解釋，現在敢於自負的說一句，筆者對於上海抗戰的知己工夫，已經做到了相當的階段，這封信所報告的，自信是一個並不誇大的客觀事實，爲着便於敘述，分爲租界戰綫，浦東戰綫，江右戰綫三部份來說明：同時對於前信附加一個修正，在目下的戰鬪序列中，除空軍和上海戒嚴部隊外，因爲戰局已有外擴的趨勢，情況大不如前，在租界戰綫及吳淞一帶指揮作戰的，仍是張治中將軍，他統率着孫元良，王敬久，宋希濂，夏楚中，李樹森等五個步兵師，一部份機械化部隊及特種兵；在浦東戰綫指揮作戰的，是張發奎將軍，他統率着阮肇昌，李

松山等兩個步兵師，和蔡忠笏的獨立炮兵旅；在江右戰綫——就是說從吳淞以西，目下到瀏河爲止。——指揮作戰的，是羅卓英將軍，他統率着鄭洞國，黃維，霍揆彰，劉家驊，劉尚志，楊步飛等六個步兵師，和一個炮兵旅。參加作戰的部隊，計有十三個步兵師，兩個炮兵旅，用來對付敵人的一萬海軍陸戰隊，三個師團的正規陸軍，差不多成了四與一之比。在這上面讀者也許有個懷疑：中國的陸軍很弱吧？不然何以需要四倍於敵的人數來對壘？如存這種心理，那就不大了解國防關係和地理形勢了。試看我國海軍兵力如此脆弱，沿江又無堅固要塞，敵人有飛機軍艦的掩護，我國陸軍又須兼負海防的任務，不配備雄厚兵力，當然難於行使捍衛祖國的天職的。現在既把縱的關係稍加說明，再來報告各方面的戰鬭概況罷：

上海抗戰發動最早的是公共租界北區，該處東起楊樹浦，西至江灣，閘北，地形頗如凹字。敵在東面公大紗廠設一司令部，西面北四川路底原有一司令部，

東西相望，互爲犄角。兩端牽一直綫，正面約長二十餘里，其中盡係堅固的建築物，尤其是日本在這個區域內的大型公私建築物，有了幾十年的經營改造，都變爲軍事上的要塞，敵人用爲根據，原本進可以戰，退可以守的。可是八·一三交綏以後，當不起我軍的神勇，結果竟大吃敗仗，東西兩據點之間，北面凹進部份，我軍一度奮勇突擊，中有三營已攻入滙山碼頭，將東西之敵聯絡截斷，完成中央突破的任務，無如敵艦集中數十艘之炮火，向該處我軍猛轟，結果僅有五十餘人生還，營長一員亦身負三傷，此役犧牲，可謂壯烈！由此又使我們感覺海軍建設的重要，該處我軍之突貫攻擊計劃雖受打擊，而包圍殘敵的形勢，依然如故，目下東面我軍已越過公大紗廠，一部份已據齊齊哈爾路。中央陣綫則在百老滙路，江灣我軍時向敵軍司令部附近各據點出擊，開北牢守陣地，全局形勢，敵人均未能越出租界一步，而我軍則攻佔租界內各路，計有百老滙路，熙華德路，塘山路，齊齊哈爾路，公平路等地。這較之一·二八之役，我軍始終以租界沿邊爲

終止點者，進步確已較多。據測將來趨勢，如果吳淞方面的殘敵一經肅清，則租界內的敵人真如甕中之鼈了。

吳淞方面，敵之正規陸軍約一師團之衆，乘漲潮憑八隻軍艦巨砲的掩護，在張華濱、蘊藻濱，炮台灣等處登陸，該地我軍最初僅爲持輕兵器之保安隊約一團，當然不能制止，繼續增援生力兩師，炮台灣，蘊藻濱之敵漸告肅清，目下尙有大部敵軍集結張華濱頑強抵抗。敵人在租界區域作戰，既遭我軍的打擊！乃於十六日以正規陸軍向浦東進犯，浦東在上海的東面，中間僅隔一黃浦江，此處被敵人攻佔，他將憑藉軍艦以爲橋樑，隨時可以向租界增援，而浦東方面係一三角洲，他又可以利用爲砲兵陣地和飛行場，如果向南發展，更可以切斷滬杭鐵路，進擾南市滬西，在地形上確很險要！最初敵人不明註軍的虛實，故雖在三井，三菱，耶松籌碼頭登陸，亦不敢孤軍深入。其時我軍僅由嘉興開到步兵一團，砲兵一營，當即馳往江岸防堵，敵人突遭打擊，遂不敢立足岸上，九月十六至二十之